

63. 罪势的瓦解

约翰一书对一个人从不信到相信这一过程，作了个很重要的见解，用约翰的话来说，就是「一个从上帝而生的过程」。约翰提出了被上帝所生的概念后，继续发挥下去，他说：「凡从神生的，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（原文作“种”）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」（约一 3:9）。这是一句非常令人震惊的话。但若我们能感受到约翰这话的份量，我们就会认识到，他想极力强调的就是这新生命在本质上的改变，这新生命对自己和对罪有了新的定位，有新生命的人是不会继续不断地犯罪的。的确如此，从某一个角度来讲，他是不可能继续犯罪的。

约翰这话是很难理解的，当代解经家也例举出多种的诠释，但种种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重点：新生命使人彻底切断与罪的牵连。虽然罪的性质在人信主前和信主后没有什么分别，但罪的地位则大大改变了。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而这改变又有什么象征呢？我们在本章后面会详细讨论，目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大家思想里回旋着的问题：「新约圣经所强调的，当然就是那在信徒生命中持久的、与罪争战的重要性，还会有别的吗？」

有关信徒灵命成长，传统的教导的确是很正确的：成功是没有捷径、要付出代价的。但每个时代，总是会有些人出来建议什么特别的途径，新的经验，新的公式或新的教导，叫人可以马上达到某些成果，或把人提升到某种属灵新境界里去。莱尔(J. C. Ryle)正因为鉴于这种现象，才促使他写下他那本脍炙人口的名著《圣洁》(Holiness)。在书中他写道：

当有人听到别人言之凿凿地提出「因信或因舍己委身可以成圣」时，自己也宣称领受到了「这样的祝福」，或找到了「更高境界的生命」，然而他的家人或朋友则看不出他日常言行脾性有什么更圣洁的表现，这对于基督的名会造成极大损害。我们必须紧记，真正的圣洁不仅停留于内在的感官和表面的印象层面，成圣不只是眼泪、悲叹、身体的兴奋、加速的心跳、对某传道人的狂热拥戴，或对所属宗派大发热心，或随时作好作准备与异见份子针锋相对等外在的表现。圣洁是「基督形象」的表彰，是别人能从我们私下的生活，日常的习惯，我们的品格，我们的言行中观察得到的。

我们不能不同意莱尔的这番话，并且要为一切成圣生命的速成法大大哀叹。然而，与此同时，如果我们就此认为成圣只能是一个漫长的、艰难的、与罪搏斗的苦战，好像鲜有基督徒可以在世成功地活出信仰的生命，（或就算有，也不过是早些世纪的圣徒罢了），那么我们对新约的理解也是有偏差的。我们指出一种错谬的危险性时，却不可让自己掉进另一个极端里。其实，圣经有关成圣的教导是，这是一个过程，而在这过程前后有两个危机。到了我们与基督一同得荣耀，我们改变形象时，还会有一个危机（林前15:51, 52）。这危机现在还未到来，但根据新约圣经，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危机，这危机在基督徒踏入天国之门的那一刻就已经历到了。如果说对明白成圣之道或圣洁生活有什么「秘诀」的话，这想法就是了。保罗教训中有几点都支持这种说法：

(1) 在新约圣经里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「圣徒」，是「圣洁的族类」。这话不是渐进式，迈向圣洁的意思，相反，它指的是一个现今已经享有的地位。

(2) 新约圣经中有某些经文，除非把成圣看作是过去已成就的经验，否则是很难理解的。哥林多前书

6:11保罗对信徒的评语是这样的：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；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藉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、成圣、称义了。」所有的动词都是过去时态的，并且所讲的秩序跟平常我们所想的也刚好倒置过来。我们以为保罗大致会说：「称义了，圣洁了」为什么秩序会倒置了呢？这个秩序反映出保罗神学中的一个重要真理，也就是说，成圣并非在称义之后，而是在此之前。保罗在使徒行传20:32中，也作了类似的用法，他称信徒为：「所有成圣的人」。彼得在彼得前书中也用了同样叫人讶异的倒置秩序，他说他们是：「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藉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。愿恩惠、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！」（彼前 1:2）。对基督的顺服总不会先于圣灵使人成圣吧！一般来说，是的。但彼得在此所暗指的是基督徒信仰历程一开始那一刻的成圣。

彼得的这个思想只停留在萌芽阶段，保罗则在探讨信徒与主联合、与罪脱钩的重要性上，将这个思想全面发挥。每每当新约圣经提到与基督的死联合时，总会指出他的死对于他与罪之间的关系，以及我们与罪之间关系的重要性，在我们以下要详细查看的歌罗西书2:20-3:14；加拉太书2:20，特别是罗马书6:1-14，所讲的就是这个中心思想，这思想乃为信徒的新地位与罪之间的关系，作了最明显、最详细的描述。

向罪死

这样，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！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（罗马书6:1-2）

保罗写罗马书写到这里，主要是在讲称义这个主题。他提出这样的质问，是要反驳那些人的指控，说称义的教导在鼓励人随便过信徒生活，他们以为反正不敬虔的人也能称义嘛，况且保罗在罗5:20甚至把上帝的恩典扩大到一个地步，说过犯在那哪里越显多（即先是亚当，继而扩至全人类），恩典就更加增多了。但是，这样的教导招来强烈的评击：如果真是如此的话，岂不表示我们犯的罪越多，上帝的恩典就彰显得越大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们尽管随心所欲让上帝有更多机会施恩好了，怎么还会是惹他的生气了。

保罗以上的辩驳就是针对这种质疑所作出的回应。他对这种思想竭力作出反驳，因为这种思想是对真理极为严重的曲解。他辩解道，叫我们称义的恩，同样是叫我们成圣的恩，也就是说，藉称义把我们带到基督里与他契合的恩，也就是叫我们与基督联合、「向罪死」（第2节）的恩。我们既然向罪死了，我们就不能仍然活在罪中。

保罗这个论证的焦点就在这几个字上：「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」（罗 6:2）。保罗在原文所用的这个代名词有这样的意味，即「我们这些已经属……类别的人」，它要强调的是这个主体的某项主要特性（译者注：英文翻译只作“Wedi edtosin”。中文翻译也许较英文翻得更接近保罗原文的语气）。有时在英文里，当我们对某人极度惊讶时，我们会说：怎么会是你呢？怎么谁都不是，偏偏会是你呢？我怎么也料不到会是你呀——怎么会是你嘛……？我们这样说就跟保罗在这里用这个代名词的用法一样的。这种表述就是要点出一种不协调的现象：这人的品格、身份、与他人的关系……和他所干出来的事，是不相称的。正因为基督徒是基督徒，有基督徒的身份和性情，因此不能继续不断地犯罪。若继续以罪为伍，就有违他的身份。约翰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：我们不能犯罪，因为我们身份已不同了，我们是有上帝性情之种籽内植于心中的人。而在罗马书6章，保罗的论点则是：我们不能继续犯罪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们是属于那种已经向罪死了的族群。

保罗在往后几节经文中，就谈到我们「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」（罗 6:5），更详尽地演绎了这方面的论点。他在那里所用的字，其字面意思就是：「与生俱来的」，「生来固有的」，「先天性」。即

表示基督的死已经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刻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份了，因此在我们里面有这死的本质。当上帝的大能将属天的生命赐给我们的那一天，我们和罪的关系就顿时彻底调整了。但可悲的是，我们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，也没有根据这一事实渡过每日的生活。

（选自《磐石之上》，本文收录在《傅格森文集》里，需要纸质版，微信联系：271087029）